

开阳，无尽时光里的等候

□ 李心丽

我来的时候
 秋阳正好
 河水正好
 这个叫作开阳的村庄
 正在大兴土木
 一院院修葺一新或即将修葺一新的民居
 正在敞开它的怀抱
 等候你

这庄重的邀约
 伴随着黄河拍打两岸的浪潮
 重重叠叠的群山
 掩映着百里画廊的水蚀浮雕

这秘境一般的存在
 蛰伏着三叠纪时期潜藏的古灵魂
 沿着时光的隧道
 它低语着
 讲述着
 不知道谁的乡愁

我赴约而来
 这不复还的黄河水
 在我生命的某一个时刻
 定格

落满河床的阳光
 在经年的岁月中
 犹如初生

时间最后的归宿
 落在石凳、石窟、石书里
 这形体不一的建筑 走兽
 飞鸟和人物
 让山水、生灵、万物
 生生不息

天地间
 我们是匆匆来去的一个过客

沿黄公路
 让开阳不再是一方僻壤
 这人世的风物
 和被隐逝在时光中的众生
 以及
 那些失踪了的浪涛和舟楫
 次第
 在流水的声响里回还往复

水，水不外漏，九水归一，体现了主人“肥水不外流”的理念。这九条水道不行雨水时，又被称为躲避战乱的暗堡和地道，老人说，当年日本人来村侵犯，窑主人就是通过暗道走脱的。

贺家老宅的气派不赘多言，即便眼前半部残破，仍然风光无限，最使你我感兴趣的是“九十九眼半”的原委和深意。老人说，祖上原本想修筑一百孔窑洞的，可第一百孔窑，修起即塌，再修再塌，历经数次都没能修成。后来，花重金从陕西请来技艺高超的老匠人，老匠人建言功德不可太满，加修半孔即可，祖上顿悟，方才半窑稳妥，一院安然。欲满则不成，“九十九眼半”的设计，寄寓了主人深谙万事不可十全十美之意，晋商不鲁，也“儒”啊！诚然，贺家在发家之后，确实“儒”了，老宅的西南角建有专门的书房院，聘请私塾先生教授子弟，据《贺氏宗谱》记载，雍正年起，贺家先后出过监生三人、庠生五人。

愿望是朴素的，如同神灵，然而落败才是规律，无可避免。后来，贺家出了败家子，把破口的买卖败光，宁夏、包头等处的生意也不去打理，家境一落千丈。再后来，民国，抗战，解放，买卖也就完全断了联系。新中国前后，改天换地，贺家老宅被分给了众人，分割的分割，倒塌的倒塌，像风烛残年的老人，逐渐消瘦，行将就土。如今，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乔家大院看到的那样，在九十九眼半窑院的周围，贺姓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山高水远了——偶尔有几个人，或许能约略猜度出自己先祖的风采。

时值冬月，迷魂磙上冰凌迟重，你我迷了魂一样听着这些。我用力遥想当年，遥想从迷魂磙往来的人们，抬头仰望九十九眼半窑院时艳美的目光，他们是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啊？河风吹得紧，冷冰冰，朋友说：走吧，等夏天，等秋天，我们再来！



冬的那一抹精灵(组章)

□ 衣名

中无尽的温情，悦耳的踏雪声伴唱心中飞扬的旋律，一片纯白中，一切都变得单纯而又欢快。

午后冬日暖暖的阳光下，摇动的藤椅中蜷曲一颗沧桑的心，适时的冬阳融晒一段发霉的情感，慵懒睡意中，一切都变得无奈而又遥远。薄暮时苍苍的旷野里，飘摇的枯草恍惚心中不定的欲念，萧劲的寒风鞭答青春懈怠的肌体，满目荒凉中，一切都变得沉重而又深刻。

雪中，我是顽童，洁白里洒下缤纷的笑声，风中，我是行者，大地上跋涉追求的步履，冬阳下，我是老人，静默中抚平带血的伤伤痕。

今天，有雪有风有阳光，我是执着无悔的歌者。

相逢

此时此刻我们不要相逢。因为我一无所有。没有温暖，没有安慰，没有热烈的语言，没有激动的思想，没有追求使我们向往……但愿我们相逢在绿色春天的田野上，我们可以尽情的播种，任意的采摘各种各样的鲜花。也许我们播种的是空幻的种籽。也许我们采摘的鲜花。很快就会枯黄，绿色的希望却吹动了我们心上的风帆，片刻的欢乐，也使我们感到慰藉。

当然，我们最好是相逢在金色的季节里。希望都成了现实。我们心上的果园，果实累累。我们可以互相相思赠。那甜的、那苦的、那辣的，都可以使我们忘掉人世的一切辛酸和痛苦。

请记住，我们千万不要在寒冷的冬天相逢，它曾经把我们的春天埋葬……

冬有勇敢的结束，但这并非残酷，因为不结束就没有新的创造；

冬更有伟大的开始，哪怕伴着痛楚，因为逝去的走向新的成熟。谁说冬不是有胆有魄！是的，没有刻骨的冷，哪有冰骨玉肌；没有蜕变的过程，哪有在水一方。

雪是雨的精灵，雨的魂魄，弱小的生命却始终与强大的冷酷抗衡

谁说冬只有沉默，谁说冬没有燃烧，请看树树红梅的欢笑；

谁说冬只有凝结，谁说冬没有妖娆，请看株株雪松的骄傲！

雪雕

岁月的无情，拖走了沉甸甸的季节，冬天被挑在光秃秃的枝头在西北风中摇曳。

踏着惆怅，踏着犹豫，踏着残月跌落在小路上的凄迷，默默地，我寻找着，那首小诗的鲜明立意。

铅灰色的沉重飘盖着小街，被寒流捆瘦了的云，只出售苍白的哀怨，不上演柠檬色的协奏曲，悲剧吞食了昨天的向往，泪花滚出月朦胧的伏笔，苍凉的天幕诉说着我的孤独，脚印垒起的痛苦，爬进了，永不褪色的记忆……

思念刻凿出木然的雪雕，叹息浇铸着飞翔的情绪，向着银河里流淌的故事，向着那永恒千古的主题。

冬情

晨起时恺恺的白雪中，闪烁的雪光映衬眼

明亮的脚步，透明、清晰、更清脆，生活的脚步，在玻璃上行走……

冬没有绿色，却富有洁白；洁白是冬的品格。那雪峰的巍峨，是冬的身躯；那雪原的广淼，是冬的胸怀；那皑皑的白雪覆盖的冰河，是冬奔流不息的生命。

冬没有鲜花，却独有雪花，雪花是冬的精灵。那雪花飘飘洒洒，是冬的情话；那雪花纷纷扬扬，是冬的笑吟；那雪花撞撞碰碰，是冬童真般的欢欣。

没有严冬，北方便失去了沉静与雄浑；没有严冬，北方便失去了粗犷和严峻；没有严冬，便没有冰雕的俏丽；没有严冬，便失去了腊梅的报春。

一场大雪，遮住风的形状，却使梦的形象更加真实。

一场大雪，凝固一个世界，却使时间的碎片纷纷凋谢。

一场大雪，统一原野的颜色，却使一种孤独逼近深刻。

雪被下，你可以看到野草暗蕴着嫩绿；冰层下，你可听见河水荡漾的欢声。我们幻想把真正的雪留下来，阳光让雪融进了人们的记忆和美好人生。

那被雪色映亮的苍老父亲，感恩的心情，跳出宽厚的心胸，直抵丰收的景景。

而此时，我却看见沉默的母亲，慈爱的目光，掠过农家辛劳的历程，在惊掠雪香之梦，让一束温馨之光在雪色之中追踪父亲，一生拨动大地的琴音……

冬的色彩

严冬里，北方人的生活火爆而富有色彩。啊，冬是一部新与旧，荣与枯，生与死的交响和变奏！

冬有风奏的欢歌——粗犷、豪放；冬有雪染的风采——美丽、纯洁。谁说冬不是有声有色！

晚 境

总有些东西，在默默地从我身上，被取走，让我感到单薄、空虚、发冷。曾经的那些弹弓、玻璃球被时光从我裤兜里，掏走了，空留下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再使劲掏时，就能触摸到裤管里的风。那一头黑发，被取走了，不知不觉，或许就只是一夜。我知道再白一百次头发，也找不到作者。留下的苍白里

词曲一组

□ 梁大智

暗香疏影 十渡

岩重石叠。望峡穿奇瀑，洞收幽穴。涑水孤山，百里画廊追明月。剑壁平关屹立，祈雨处、笋峰灵绝。映碧塔、拒马清波，犹见鹭飞越。

缘化十方尘世，祥歌落栈道，众生欢闹。佛影临风，桃渡凝霞，九曲仙泉澄澈。五行雷峙三清合，且记得、神鞭传说。问浮桥、何日金滩，再赏一场春雪。

金明池 颐和园

万寿山峦，昆明湖水，细数紫台御苑。映烟霞、红墙古刹，寻香阁趣园相伴。势如虹、亭桥玉带，摇翠柳、景汇西堤莺燕。更溢彩飞檐，流光雕栋，绝世风情悠远。

十里清波飘红袂，见雾绕龙舟，芳凝荷岸。桃源碧、兰池含馥，蓬莱绣、玉澜呈宴。云边月、静落樽前，念暮霭昏长，朝岚展短。纵阅尽千秋，红尘几度，总也难知深浅。

沁园春 文水

阡陌青川，西岭听涛，文峪泛舟。看胡兰魂魄，英名永驻；则天胆略，光耀千秋。古塔仙云，平陶圣地，犹有东岩残壁留。皇威处，在南徐武庙，静立村头。

大陵岁岁丰酬，任梨果稼禾一望收。赏汾河畔畔，闲观观鸟；苍山草甸，伴树漂流。美酒三杯，胶泥豪气，锣鼓声中画里游。乡音醉，趁春风得意，夏日时候。

烛影摇红 微山湖

帆影疏帘，雾蒙玉露晨曦远。花音娇语绕香柔，丝柳梳湖堰。梦里瑶池浩瀚。小舟来、芙蓉独伴。锦鳞芳醉，写意融神，溪流翠岸。

信步闲莺，绿盈坝上蓝凝满。遥遥仙子借风摇，轻拂枝丫软。琼宇斜飞紫燕。忆当年、枪声不断。血染芦苇，铁道忠魂，丹心一片。

沃清茗 武汉

楚国江天。见九省通衢，一马平川。波平缓、贯南北，蛟腾起、缱绻云悬。盘龙却月联三镇，汉水流、古市灵泉。玉楼黄鹤，冠檐墨、飞檐缥缈风烟。

沧桑岁岁年年。伴东湖弄影，锦里蒙仙。凉簪竹、木兰景，放鹰处、扯筑台垣。花湖峡谷群山绕，似碧螺、顾盼流连。春潮疲痼，犹决战瘟神，再起琴弦。

婆罗门令 天后岛观灯

云烟漫、香风迷雾，星光耀、伴金龙欢舞。宝月银轮，今宵聚、临汾渚。天后岛，罗绮琼花树。

思乡韵，情缕缕。醉乾坤、静看灯无数。青莲万斛凝佳夜，如碧玉、任诗意箫鼓。画廊书道，民俗文库。酒酣飘醉，览胜仙境亭台处。纵是蓬莱颠。

南昌宫·一枝花 东埠头沟

平畴沃桑田，碧波凝春影。荷塘迎笑容，芦苇荡歌声。杨柳如屏，荳蔻花国径，瑶池河畔生。涉溪渡九曲萦洄，稻香漫入仙胜景。

双调·步步娇 稻香湖

红果玲珑櫻桃树，戴胜东飞去。莲藕耕，菡萏清泉稻香湖。绿遮途，如步入仙宫处。

正宫·塞鸿秋 翠湖

曲桥溪水荷塘渡，凭栏观鸟平湖处，晚云芳径寻归鹭，蛙声伴客追风去。临渊赏锦鲤，集沼凝琼树。夕阳映眺远山路。

那些水泥做的高楼大厦，才有几年的历史呢 相对于铁矿、石子，微不足道。坐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汽车里，看窗外的田野、村庄、树木，连雾里看花都算不上，只是加重了人世间的潦草和摇晃。倒是那匹马的响鼻、铡刀下切草的声音，还有一盏马灯常常指着我回家的路。我想，这城市一定还有一层底色

比如，我看到的早市，就是城市的一层底色。那些刚刚采摘下来的乳瓜，有的像一钩弯月，像一对母子 像一个元谋猿人。据说，它们上面都没有打农药，保留着原味底色；不少人还在执拗地用着盘子秤，他们喜欢用力把良心提到嗓子眼，而羞涩地把价钱的零头抹掉 他们的执拗，不是抵抗，只是一味顺从着善良的方向

从高楼大厦里逃亡，寻找一块瓦当；在一条车辙里，辨别